



退休16年了,和友人交流退休生活,各有爱好。我交流的是:收音机中听新闻,亲朋好友串门,游览观光逛古城,养花赏花把香闻。

退休闲无事,家中种养花,友来陪伴看,自赏也颇佳。我种养的花,不追求名贵,选择的是易生长、易管理的品种,努力做到四季有花开。花株大的,如栀子花、樱花、梅花、桂花,栽在宅东面人行道旁的花池中;植株小的,如太阳花、绣球花、天竺葵、海棠花、白兰花、三叶梅等品种,进行盆栽,放在天井院中。前两年,因为防疫,不能出去旅游,不宜去亲友家串门,蹲守在家,难免闷得慌,我通过养花——除草、浇水、施肥、剪枝打顶,围着花转,也消除了寂寞,增加了快乐。赏花高兴之时,吟小诗一首:小花不贵吐芬芳,防疫期间花匠当,拔草施肥除寂寞,心情愉快度时光。

春季,宅东花池中的红樱花盛开,引来小区内居民前来观赏拍照。开心地吟诗一首:樱花绽放在花廊,

## 养花·赏花·咏花

□ 陈正祥

院内竺葵伴海棠,陶冶心情增快乐,居家防疫悦心房。院内的海棠花、月季花、绣球花、天竺葵盛开时,我拍照片,用微信分享给亲友,附诗一首:院内花儿正盛开,居家愉悦乐开怀,除草浇水同花伴,分享于君呈送来。

初夏,栀子花开,男女老少都喜欢。清早,摘下来,家中留几朵,其余奉送邻居,大家都很开心。喜咏一首:栀子花开满院香,花香四溢满新庄,花白叶绿不争霸,悦目偷心利健康。盛夏,一些怕热怕晒的花,虽然被移到遮阳处,避开烈日暴晒,仍然很少开花。这时,太阳花却开得欢,大红色、粉红色、白色、黄色的,竞相开放。不得不咏一首给予点赞:生来爱太阳,越晒越逞强,管理虽粗放,花

开艳丽良。

秋季,金桂开了,打开东窗,香气随风而入。闻到阵阵清香,开门来到桂花树下,深深吸几口,快乐咏一首:宅东金桂吐芬芳,飘逸而来满院香,树下行人停脚步,深吸几口畅胸央。

冬季,雪花飞扬,花池中的腊梅突破雪枝,傲然绽放,吐出清香。喜赞一首:不惧冰雪冻,枝头露俏容,百花多躲避,昂首乐称雄。

今年,我新引进了长春花。长春花花期长,从春开到冬,真的名副其实。我拍下长春花盛开的照片,向亲友推荐,附诗一首:春花烂漫牡丹魁,暑日悄悄退隐回,唯有长春花正艳,花开不断喜栽培。

我养花赏花,也调动了邻居养花的积极性,不少人来向我索要花苗。我高兴地向他们提供,能分枝的分枝,如天竺葵、绣球花,可扦插的,帮助剪下枝条,教给扦插方法,使他们满意而归。养花人增加,环境美化,生活多乐趣,芬芳满天下。

## 交公粮

□ 顾志峰

看船,大人们则去找看样员来看粮食的成色。那时候的看样员很牛,戴着草帽,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,白衬衣与皮鞋在人群里格外显眼。

接下来,看样员按粮船的排列顺序,逐个到每条船上去看样。他用粮站专用的小磨子,抓一小把稻谷放在里面,然后盖上盖子用力磨,磨一会儿,再打开。如果发现稻壳没有磨开,说明稻子没有晒干,这样的稻子不收。有时候,看样员也会扔几粒稻放进嘴里嚼一嚼,没有听到“咯嘣”一声的也不收,全然不顾粮民的苦苦哀求。有些粮农把谷粒多晒了几个太阳,顺利地拿到了划

码单。拿到划码单的人如获至宝,抬的抬、挑的挑,只要过磅入库,流再多的汗,吃再多的苦,他们都感到一种卸下重担后的轻松和快乐。稻子看样没有过关的,只好找个场地把稻子抬上去,晒好了再装上船,个中艰辛难以言说。没有来得及看样的,粮农只能睡在船上,枕着河水的涛声,与星光为伴,等第二天再找看样员看样。

那时的看样员是众人手中捧着月亮,红透了半边天,走到哪里都尾随一帮虔诚的粮农,对着他巴结陪笑脸。曾几何时,我心中高大的父亲,在尾随的人群里显得那么的矮小、无助。

而今,“交公粮”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望着田间金灿灿的稻谷,它们以饱满的姿态低着头,向大地及大地的主人致敬。

## 晚起了一刻钟

□ 许佳荣

地小跑,三分钟就到了小区北门的包子铺,买了4只花卷往会跑,进门洞、上电梯一路顺风,来去往返用时八分钟。一进家门,我用手试了大碗里的水温不冷不热,连忙往水杯里灌。一边叫醒了睡梦里的孙子,一边剥好鸡蛋,倒上香醋,撕开面包包装,拿来一盒牛奶,倒上一小杯温开水。安置妥当,小孙子也洗漱完毕,待吃上早饭时已是7点18分。

我赶紧刷牙洗脸,服下血压药后,连忙吃早饭。二十分钟后,祖孙俩直奔电梯。这时正值高峰,从29层往下,先后停靠了十几回,全是上学的孩子及其家长。赶紧慢赶,耗时三分钟,等发动汽车已是7点40分往外了。出了小区北门,汽车、电

动车交织在一起,交通主干道堵了个严严实实,只能耐着性子等候。两分钟的等待,显得异常的漫长,终于车子动了,孙子提醒道:“爷爷不能直行,前面是另一所学校,肯定拥堵。最好左转,兜点路,但不会堵塞!”我听了孙子的建议,果然,我们在7点50分前有惊无险地到达学校的大门,孙子担忧的小脸上终于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

看着孙子背着书包走进学校的背影,我不由得自责起来:自从孙子上小学后,考虑到儿子儿媳均上班,我承担了接送孙子上下学的任务,妻子负责饮食起居。陪读三年了,还没有延误过一次,今天差点出了意外,都是手机惹的祸!如果提前十分钟,又怎会这么火烧火燎而忙得一地鸡毛呢?

为了孙子的学习,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,我决定,从现在起,夜晚不再玩手机,每天早起一刻钟。

## 卖菜大娘

□ 林华鹏

意交待一句,“你明天带给我就行了。”

明天带给她?这怎么行!我在心里暗暗说了一句。想到与大娘素不相识,便顺口说道:“大娘,你等我一下,我去去就来。”我走进附近一家商店,想通过微信支付与商店老板套换十元现金。商店老板摇了摇头。片刻,我沉着脸走到大娘跟前,还没开口,就被她的一席话感动了。“小哥哥,没事,你先拿回去,以后记得就把钱带来,记不得的话,也没关系。”大娘的话语很轻。

我接过大娘手中的一袋蔬菜,沉甸甸的。回家的途中,我努力回忆着大娘的容貌,居然没有什么印象。也是,

她就是一位普通的七旬左右的老人。

第二天,我准备了一些现金,再次往小区门口走。老远处,我就看到了大娘,还有她三轮车上堆绿油油的青菜和毛豆。我买了些青菜、毛豆,加上昨天的菜账,一共付了十五元。

我仔细打量着大娘,她头发花白,皮肤黝黑,脸上的皱纹深一道浅一道。大娘很健谈,她说,子女在外地安了家,她和老伴种了亩把地蔬菜。老两口不会使用微信和支付宝,老伴考虑到面子,不愿意出来卖菜。大娘性格开朗,卖菜的差事就落到她一人身上。大娘说,现在很多人出门身上不带现金,只要跟她买菜的,她都让顾客自己先记着账,等下次遇到她时再付。

大娘说的话很实在。作为顾客,切身感受到了她对我这个陌生人的信任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化肥还没有成为农村种植业的大宗肥料。河泥,作为传统的农家肥,依然是农民种地的直接有机肥料,或间接的猪脚肥、草粪塘泥制肥的原料之一。

河泥,来源于河沟塘底,是由风雨侵蚀圩堤上的泥土,加之吹刷到河里的树叶、杂草等有机物,经过日复一日的浸泡而成。将河泥从河塘里捞取上来的这一劳作,造就了闾泥、撑舂的农活。

闾泥都是由男劳力做的。闾泥者右脚站在木船的前舱与中舱的隔舱板上,左脚踏着右舷。撑舂则由女劳力承担。撑舂人站在船舂(后舱)左侧,即与闾泥者成对角线的位置。闾泥者将泥闾子朝着船头方向放入水里,待泥闾子沉到河沟,再将闾篙撑开的时候,撑舂人配合默契,靠船下篙,看似将船向前撑着,实际则是稳稳地固定住船的位置,以便闾泥者稳稳地向前推动泥闾子。闾泥者凭借多年闾泥的经验,感觉闾囊已经闾入满满的河泥,便收拢闾篙,一边利用水的浮力将泥闾子拖到适当的位置,一边向上提升泥闾子。泥闾子提到船舷上时,搁置片刻,沥出闾囊中的水,再用力迅速将泥闾子拎到船的中舱,悬空撑开闾篙,使河泥落入舱里。

闾泥者动作连贯,一气呵成。可想而知,闾泥是个力气活,更是使巧劲的活,这中间蕴含着闾泥者多年练就的功夫。一闾河泥进舱了,撑舂人向前(或向左、向右)微微移动一下闾泥船的位置,闾泥者继续下一闾一连串的动作。船舱里装满了闾上来的河泥,闾泥者便收起泥闾,坐在前舱点燃一支香烟,撑舂人使劲将重载的河泥船撑向卸河泥的地点。

河泥船停靠在卸河泥的泥护兜边上,船两头的缆绳与圩堤坡上的树桩系好后,闾泥者与撑舂人分别站在中舱与前后舱的隔板上,开始用“大盒子”(木制或白铁皮做的舂泥工具)一下一下地将河泥舂到高

## 闾泥·撑舂

□ 赵旭东

高的泥护兜里,河泥便就着落差自流到圩堤里侧的水田。

一船河泥舂完了,闾泥者和撑舂人歇不到十来分钟,便赶紧去闾下一船。那段农时,闾泥船在河里比比皆是,用“抢河泥”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。田块附近河塘的河泥闾得差不多了,河底都变得光荡荡、滑溜溜的。只得将船撑到三四里外的荡区,在那儿的河汉里才能捞取到乌金般的河泥。

一闾河泥有几十斤重,一船该有几十闾,再将一船河泥舂到泥护兜,一天要闾七八船,需要耗费多少力气呀!况且闾河泥都是风冷严冬、料峭春寒季节的活儿,冻得瑟瑟发抖的闾泥者、撑舂人,还要一遍遍地手抹“鳊鱼篙子”(滴水成冰的严冬,竹篙出水的瞬间就有一层冰凝结在竹篙上面)。闾泥、撑舂、舂泥,那份辛苦、那份劳累,是今天的年轻人想象不到的,也是承受不了的。

我十来岁的时候,记得母亲就是经常做撑舂的农活。早晨,看到母亲将舂泥的大盒子和一个小木桶放在门前,就知道她今天要去撑舂了。小木桶带到闾泥船上,是用来盛放闾河泥时夹带上来的额外收获,包括小鱼、小虾、小蟹,还有田螺、河蚌等。母亲出工撑舂的晚上,我们经常吃到杂鱼虾蟹煮咸菜,或河蚌烧青菜,或螺肉炒韭菜等美味。

如今,老家门前的河面上,再也看不到寒风中闾泥者、撑舂人的身影;河泥,成了无人问津、需要花钱雇人清理的“固体废物”。闾泥、撑舂这老旧的农活名词也渐渐无人知晓,充斥于耳的是环境美化、乡村振兴、五位一体、河长制、河道保洁等等新的词汇。

## 儿在军营

□ 焦成钢

险石时,不幸负伤了,幸好只是皮外伤,没有大碍。父亲抚摸着我的伤疤,心疼地说:“怎么这么不小心啊,如若有个意外,可怎么是好啊!”那心疼的表情,好像不是伤在我的腿上,而是伤在他的心上。临离开前,父亲又一再叮嘱:“今后要小心、小心再小心啊!”

入伍后的第四年秋天,连里安排我探亲。回到家里,一眼就看到我穿水兵服的军装照摆放在镜框里最显眼的位置。在家中书柜里,我看到一团褪了色、缩在一起的皱纸,上面挂着一个条带,条带上还隐约可见淡淡的“光荣”二字。我疑惑地问姐姐:“这是什么?”姐姐说:“这是你当兵时佩戴的光荣花。妈妈一直收藏着,还经常拿出来看看。”“这有什么看头啊?”“什么看头?妈妈可把它当宝贝了,都不准我们乱摸。她抚摸红花的动作就像抚摸你的脸。”母亲啊,几千里在军营,您是何时挂念着我啊。

母亲从房柱上解下一串粽箬。母亲得知我今年回家探亲,就在端午节前采集粽箬,用开水余过晾干,挂在房柱上,等我回来,为我裹粽子。在母亲慈爱的目光下,我轻轻咬上一口她亲手裹的粽子,香糯甜蜜。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。

十天的探亲假期转眼就到,时间已近中秋节了。临行前,母亲在我包里塞了十多个粽子,还有菱角、芋头和自家腌制的二十个咸鸭蛋,让我带到部队去。

返回部队后,我当天就给爸爸妈妈写信。

1972年是我当兵的第二个年头。就在这年秋天的一个下午,连里通讯员小徐递给我一封家信。我小心翼翼地撕开信封边角,抽出信纸,不料竟从信纸中掉落几张邮票来。我很好奇,寄信在信封上贴邮票就行了,为什么还要夹寄邮票呢?

从信封上熟悉的字迹,我一眼就认出这是我父亲的来信。父亲在信中先是告知家里最近发生的事情,然后又关切地询问我的近况,接着话锋一转,道出了附上邮票的缘由:你不常写信回家,可能是邮票没有了,现寄上几张邮票给你,希望你常写信回家,让我们知道你的近况,好好放心!

我所在部队是海军工程兵部队,常年承担着国防工程的施工任务,既辛苦又危险。在父亲来信的字里行间,都是对我的挂念和不放心,而我屈指一数,竟有近两个月没有给父母写信了。想到父母日日夜夜惦念我,我却却没有片言只语寄回家,我的心中一阵愧疚,脸一阵一阵发烫。

我立即伏在床边,铺开信纸,快速地写了一封回信,小跑步,投入连部的信箱。我希望我的家信早早飞到父母手中,报上平安,让二老放心。

父亲的惦念也不是没有理由的。记得几个月前,他出差到东北,特地绕道来到我所在部队,看望我和我堂哥(我们俩同时入伍)。老乡战友前来叙谈时,无意中对我说了句,“你的腿现在没事了吧?”立即引起了父亲的警觉。他迫切地追问是什么情况,我只好撸起裤腿,露出结好的伤疤,淡淡一笑,说:“爸,全都好了,一点事都没有了。”并向他解释,那是在几个月前坑洞内一次施工中,我作为施工安全员在排除

认识卖菜大娘,纯属偶然。

那天,妻子临时有事,要我去菜市场买菜。走到小区门口北侧,只见一位大娘手扶三轮车,在向路人吆喝:“家里长的蔬菜,来看看哟……”

大娘的吆喝声,没有叫停来来往往的路人。见大娘的三轮车上摆放着韭菜、茄子、青菜等几堆蔬菜,我快步走了过去。

“小哥哥,要点什么,我来给你装。”大娘一边拿着一只旧塑料袋,一边笑着对我说。

“韭菜、茄子、青菜都给我来点,家里四个人吃吧。”我答道。

“一共八块三,你就给八块钱吧。”大娘笑着说。

“扫微信还是支付宝?”我边说边掏出手机。

“我不会用这些,你给现金吧。”大娘也许看出我身上没有带现金,便特